

高尔基文集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i



高尔基【著】

李玉祥【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i

高尔基文集

高尔基【著】

李玉祥【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基文集/(苏)高尔基著;李玉祥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117-0340-8

I. ①高… II. ①高…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苏联 IV. 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334号

高尔基文集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蔡又元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246(编辑室)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导 读

高尔基（1868—1936年），俄罗斯作家。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城，出身于中下层阶级，青少年时代在贫困中度过。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是惟一全面反映十月革命前后两个时期的苏联作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家。

高尔基的处女作是1892年写的小说《马卡尔·梦德拉》。作者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笔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刻画了两个性格坚强的人物形象——左巴尔和拉达。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自由。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更爱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之中，他们选择了自由而抛弃了爱情乃至生命。

高尔基这篇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革命前夜人民精神的觉醒，人民对沙皇黑暗统治的反抗。作者号召人民起来打破奴隶的枷锁，争取做自由人。

本文集所选的《童年》、《我的大学》可以当做高尔基的自传。童年的悲惨遭遇，稍大一点流落他乡，复杂纷乱、五光十色的社会就是高尔基最好的课堂，就是他的大学。社会这个大课堂教他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暴虐和荒淫，体会到劳动者的苦难和艰辛。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成了他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一方面无情地揭露沙皇俄国的罪恶，批判剥削者和市侩的卑劣灵魂；另一方面又以真挚的同情，传达出底层人民反抗的呼声。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失业工人、农民、流浪者以至乞丐、小偷和妓女等处于最下层的人们。

高尔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格调，比起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来，有明显的新特点。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有“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批判深度，契诃夫具有不动声色、冷酷而忧伤的风格，那么高尔基则是用仇恨的熊熊烈火，力图把整个旧世界烧个精光。青年高尔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对它的憎恨，无疑要比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们深刻、强烈得多。

《二十六个和一个》里的二十六个面包工人，他们尽管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身上披着破衣衫，头上长着脓疮，但他们却真挚地爱着少女塔涅。这是一种纯洁、神圣的爱。而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板及其看家狗们却是灵魂卑鄙的家伙。在高尔基看来，一个人，不管他处境多么糟，社会地位多么低，只要他的心灵仍然保



持着劳动者的高尚品德，他在精神上就比“富人”富得多，高大得多。这就是高尔基肯定和赞美面包工人的善举的基本出发点。《一个人的诞生》里那个在旅途中为产妇接生的青年，就是作者本人。这就是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精神。

《伊则吉尔老婆婆》和《鹰之歌》的发表，标志着高尔基革命浪漫主义创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从前期比较单纯地突出生活中的自由与爱情的主题转到了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并且直接号召行动。在《伊则吉尔老婆婆》中，作者树立了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腊拉和丹柯。腊拉是一个“贪得无厌，又强壮又残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暴徒。自视为天下第一人，除自己之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他的生活哲学是：“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同暴徒腊拉成鲜明对照的是丹柯的光辉形象。丹柯是一个勇敢正直的青年，他为了大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并且“不要一点报酬”。在大家需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来照亮道路，引导人们摆脱困境。

在《鹰之歌》中，作者同样刻画了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革命者的英雄形象（鹰的形象）和自私保守的市侩形象（黄颌蛇的形象）。他们代表了两种人生哲学：黄颌蛇只求享乐，卑微庸俗；鹰却是积极向上，渴望变革现状的革命者。

1901年，高尔基写出了革命的檄文《海燕之歌》，这时俄国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在这里，高尔基的作品直接同革命联系起来，庄严宣告：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1928年3月29日，高尔基六十寿辰，此时的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其实，早在1902年，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发表，广受称赞，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由于这些作品的巨大成功，高尔基的声誉与日俱增，几乎与托尔斯泰、契诃夫齐名。此后高尔基创作了一系列剧本和长篇小说。作为艺术作品，它们不比早期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逊色。在他的剧本中，《底层》（1902年）最为著名。1913—1923年发表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之一。192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他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表现了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衰。他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7—1936年）是试图描写1870—1924年间俄国知识分子的四部曲。他的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广受赞誉，其中关于托尔斯泰回忆写得十分生动，是他的杰作之一。

高尔基在意大利的索伦托寓居多年之后，于1933年回国，成为苏联作家无可争议的领袖。1934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帮助斯大林创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高尔基虽然不能同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流作家相提并论，但他审察生活的能力、塑造人物性格的才能以及对俄罗斯“底层”社会无与伦比的知识，都是使他赢得巨大声誉的重要因素。



目 录

- 童年** (1)
- 在一间狭小而又阴暗的房间里，我的父亲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瘦长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
- 我的大学** (144)
- 我就要去喀山大学读书了。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圆我上大学的梦……
- 鹰之歌** (244)
- 辽阔的海滩一望无垠，岸边的海水懒洋洋地叹息着，远处则在淡蓝色月光的照耀下悄悄地进入了梦乡，与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 伊则吉尔老婆婆** (248)
- 我是在离阿克尔曼小镇不远的，一个名叫比萨拉比亚的海岸听到这些故事的……
- 因为烦闷无聊** (264)
- 一列客车像条巨大的爬虫，不断地冒出一团团浓厚的灰色烟雾，消失在草原尽头的那一片金黄色的麦海之中……
- 二十六个和一个** (278)
- 我们在一起的二十六个人，是被锁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的二十六架活机器。我们从早忙到晚，在地窖里揉面团，制作“S”形面包和干面包圈……
- 海燕之歌** (288)
- 在苍茫的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狂风席卷着乌云，海燕在乌云和



大海之间昂然地飞掠而过，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人 (289)

……那如烟的往事，在我心力交瘁的时刻，便会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不禁心灰意冷，我的思想也被琐碎无聊的俗事纠缠着，混乱不堪，挣脱不开……

流冰 (294)

七个工匠正在城对面的河上，忙碌地修补破冰用的三棱墩。寒冬来临时，城郊小镇上的居民把它拆去当柴烧了……

女人 (312)

风儿飞驰在草原上，高加索群山的悬崖峭壁被风吹打着；山脊如庞大的风帆，大地咆哮着，仿佛在蔚蓝色无底的深渊疾驰，将风儿撕碎的云絮抛在身后，云絮的阴影沿地面滑动，想拽住大地不放，无奈力不从心，于是便哭泣、呻吟起来……

书 (336)

在公园里，有一座古老的小别墅，在它的院墙边有一堆垃圾，是从这屋里清理出来的，我在这堆垃圾里发现一本破旧的书……

一个人的诞生 (344)

这事发生在饥饿的一八九二年，故事的地点是在苏呼米和奥查姆奇列之间的科多尔河畔……

童 年

在一间狭小而又阴暗的房间里，我的父亲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瘦长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

他光着脚，脚趾头都张开着，手指也无力地弯着，温顺地搭在胸前。他快乐的眼睛就像两个黑洞紧紧地闭住了；安详的脸黝黑，龇着牙咧着嘴，仿佛在吓唬我。

母亲赤裸着上身，系着一条红色的围裙跪在他身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自言自语着，眼泪从她那肿大了的眼睛里不停地流出来，仿佛融化了的冰水滴簌簌地向下掉。

外婆紧紧拉着我的手，她的体形胖胖的，大脑袋上有一对大眼睛，鼻子上的肌肉松弛得令人可笑。她也在哭，浑身颤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这种阵势我从没见过，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

外婆使劲地想把我推到父亲身边，我感到又害怕，又别扭。

我弄不懂外婆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快，孩子，和爸爸告别吧，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要死了，你再也不能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相信外婆说的每一句话。尽管她现在穿一身黑衣服，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看起来挺奇怪，也挺好玩。

小时候，我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外婆来了，改由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里的呀？”我问道。

她回答：“尼日尼，坐船来的，不能走，水面上是没法走的，小鬼！”

坐船！在水上不能走！啊，真是太可笑了，真有意思！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



尔麦克老头儿。顺着楼梯，可以滑下去，如果摔倒了，可以就势翻个跟头，向下栽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那我为什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着说道。

她讲起话来亲切又舒畅，从那一时起，我就喜欢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即离开这间屋子。

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安，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严厉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人高马大，手劲儿非常大，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现在衣服歪斜凌乱，乱七八糟的。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垂在赤裸的肩上，把脸部也遮没了，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碰到了睡不醒的爸爸的脸。

我站在屋子里好半天了，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眼泪使她泣不成声。

门外头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警察不耐烦地吼道：“好啦，快点收拾吧！”

一阵风吹来，将挡窗户用的黑披肩给吹了起来，抖抖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一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忽然天上一阵雷响，吓得我大叫。

父亲大笑起来，用膝盖挡住我，大声说道：“别怕，‘葱头儿’，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忽然看见母亲正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却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紧闭双眼，脸苍白得发青，也如父亲似地龇露出牙齿，厉声说道：“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

外婆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叫着，把牙咬得咯咯地响。

外婆看着她在地上爬着，听着她快乐地说道：“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莉娅，要挺住！”

我被吓坏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来回碰着他，但他一动不动，似乎还在笑！

在地板上她们折腾了很久，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又倒下了；外婆则像一个黑皮球，推着母亲滚来滚去。

在黑暗中，我忽然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是个男孩，感谢我主！”



点起了蜡烛。

以后的事儿我记不清了，也许是在角落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可以连下去留在我记忆中的其他的印象，像是在墓地荒凉的一角。

天上下着雨，我站在泥巴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穴里。穴里都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黑色的棺材盖上。

在墓边站着的有我、外婆和警察，还有两个拿着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雨点不住地打在大家伙儿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命令道。外婆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遮着鼻子。

乡下人立刻弯下腰，向穴里填土。土打在水里，哗哗作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了下来，沿着墓穴的壁往上爬，可是很快土块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

“走吧，廖尼亚！”

外婆拍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愿走。

“唉，真是的，我的上帝！”

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墓穴已经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风刮起来了，将雨刮走了。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地，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

外婆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那就算了，其实不哭也好！”

我很少哭，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

我只要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不准哭！”

后来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阔，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够出来吗？”

“大概出不来了，可你知道上帝一定会保佑它们的。”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从来没有这么经常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过了几天，外婆、母亲与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坐在一间小船舱里。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裹着白布，外面系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放在舱角的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向外看，泛着泡沫的浊水永无止境地往后退着，溅起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



我身不由己地跳起来。

“噢，不要怕！”

外婆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轻轻地将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河面上灰蒙蒙的，远方偶尔现出黑黝黝的土地来，即刻就又消失在浓浓的雾色之中了。

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枕在脑袋后面，靠船壁立着，一动也不动。

她脸色铁青，嘴巴紧紧地闭着，一声不吭。

她连衣服都变了，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对她感觉越来越陌生。

外婆经常对她说：“瓦留莎，吃点东西吧，少吃一点儿，好不好？”

母亲好像没听见，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外婆总是轻声慢语地跟我说话，但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但却很小心，几乎还有点胆怯一般。

她似乎是有些害怕母亲，这使我在和外婆的感觉上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忽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萨拉托夫？水手？真奇怪。

一个白头发的人走过来，他身穿黑蓝衣服，手里拿着个木匣子。

外婆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可是她身体过于肥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

她有些不知所措。

“妈妈，瞧瞧你！”母亲叫了一声，抢过外婆手中的棺材，她们俩走了。我还留在船舱里，打量着穿黑蓝衣服的那个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他俯身对我说。

“你是哪个？”

“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托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头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的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

“外婆呢？”

“去埋你那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吗？”

“不埋在地下又埋在哪儿呢？”

我跟他讲了几天前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活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紧紧贴在他身上亲了亲。

“啊，小孩子，有些事你还不懂！”他说道，“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突然汽笛呜呜地响起来，还长啸了一声。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因此并不害怕。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快点跑，快点跑！”

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跑了起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没有一个人。离门不远的楼梯上镶的铜皮反着光。我向上一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显然，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船了。

但是当我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这是谁的孩子啊？你是谁的孩子？”

“我是谁的孩子我也不知道。”

人们摸着、拍着我，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将我抱起来说：“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将我送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临走前还吓唬着我：“再乱跑我要打你了！”

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慢慢静下来，轮船也不响了，更停止了颤动。我呆呆地坐着。舱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乎乎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空船上？

我去开门，打不开，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

我一把抓起装牛奶的瓶子，狠命往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沿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趴在包袱上，非常伤心，悄悄地哭了起来。最终，我含着泪睡着了。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是小太阳似的光亮。

外婆坐在我身边，皱着眉梳着头，她不停地自言自语。

她的头发非常多，密密麻麻地盖住了双肩、胸脯和膝盖，一直垂到地上。她将头发用一只手从地上抓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她不自觉地将嘴唇紧闭着，黑黑的眼睛气呼呼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很小，小得十分滑稽可笑。

似乎她今天不怎么高兴，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头发会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这似乎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不停地梳这该死的头发！”



“年轻时，它可是供我炫耀的宝贝，现在我却想诅咒它了！”

“我的宝贝，睡吧，天还早着呢，太阳才刚露头！”

“我睡不着了！”

“好，睡不着就不睡了。”外婆马上就同意了，她一边编着辫子，一边看了看沙发上睡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像绷紧的弦一动不动，活像块木头。“好了，你说说，你昨天为什么将牛奶瓶给打碎了？小声跟我说！”

外婆说得既温和又甜蜜，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也听清了每个字。她笑的时候，乌黑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她牙齿雪白，虽然面孔有点黑，却依然显得很年轻有光泽。

大约最煞风景的就是那个松软的大鼻子、红鼻头了。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带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与她最相知！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使我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充满坚强的力量！

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就这样缓缓地前进着。我们坐了好些天才到尼日尼，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当初那美好的日子。

天气渐渐转晴，一整天我和外婆坐在甲板上。

静静地流淌着的是伏尔加河，天空清澈，秋高气爽，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慢慢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轰隆作响。

一只驳船拖在轮船后面。驳船是灰色的，好似一只土鳖。

船随景走，两岸的景色随时都在变化着，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飘浮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色的树叶。

“瞧啊，这好美啊！”

外婆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容光焕发，兴奋地睁大了双眼。

她偶尔停住，立在那儿，看着河岸发呆，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略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扯了扯她的黑色印花布的裙子。

“噢，怎么啦？我大概睡着了！”她一惊。

“你为什么哭呢？”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活了！”她微笑着说，“我年纪大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活了六十个年头了！”

她闻了闻鼻烟后，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还有虔诚、圣洁的贤士。

讲故事的时候，她的声音非常小，脸紧紧贴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就像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流畅自然，十分动听，她每次讲完了，我总会说：“再讲一个吧！”

“好，好，就再讲一个！”

“讲以前讲过的那个故事吧：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边的空地方，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哎哟，疼啊，我受不了啦，小老鼠！’”

讲着，外婆抬起一只脚，晃动着，装成非常痛苦的样子，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

还有船上的水手们同我一起听故事，都是些留着胡子脾气好的男人。

他们夸赞外婆讲得好，都要求：“再讲一个吧，老太太！”

还说：“走，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在餐桌上，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都是瞒着人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要是让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

这个人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制服的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船上的人都躲着他。

母亲一直躲着我们，她很少上甲板上来。

母亲身材挺拔而高大，面孔铁青，辫子又粗又长，盘在头顶上，像戴着一顶又大又重的皇冠似的。

她永远沉默，好像有一层浓雾笼罩着她，一点也看不透。她那双和外婆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仿佛长久地在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间。

她曾经讥讽地说：

“妈妈，别人都笑话您呢！”

“只管笑话吧，我不在乎，让他们笑个痛快！”

在我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一看见尼日尼，就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她拉着我兴奋地来到船边，大声地说：

“你看看，啊，多美呀！那就是尼日尼，天哪，就像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

她兴奋地快要流出泪来，劝说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来看看啊？你大概已经忘了这地方吧，那是茶林，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皱着眉头苦着脸，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这美丽城市的河中央。

河上塞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直伸向天空。

一只挤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上。

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矮胖的老头儿，他穿一身黑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鼻



子是勾着的，两只眼睛是绿色的。

“爸爸！”

母亲响亮而深沉地大叫了一声，猛地扑向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亲吻着她的脸，用很尖的声音叫着：

“哟，傻孩子，你怎么啦？”

“唉，你们这些人啊……”

与此同时，外婆就好像是个旋转的陀螺，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急匆匆地说：“噢，快快，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个是娜塔利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而表姐叫卡捷琳娜！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多？”

外公转身向外婆问道：

“你身子怎么样，孩子他妈？”

他们相互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你是什么人啊？”

“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老天，他说的是个什么呀！”外公问我母亲，没等我回答，他就一下推开了我：

“啊，瞧瞧，颧骨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我们上了岸，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路两旁长满了野草。

走在整个队伍最前面的是外公与我母亲。他的个儿很矮，刚好到母亲的肩膀，他走得极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似的，俯着看她的父亲。

在他们后面紧跟着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像外公一样精瘦精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打着细小的卷儿。

此外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打扮得十分光艳；六个孩子跟在最后面，默不作声。

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外婆和小个子舅妈娜塔利娅。

舅妈脸色灰白，绿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常常停下来歇着，喘着粗气：

“哎哟，我可是走不动了！”

“唉，真蠢！他们干吗也让你来啊？”外婆骂道。

在这群人之中，无论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我感到十分孤独，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就连外婆也变了，同我疏远了很多。

我最不喜欢外公，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了敌意。我有些怕他，但也有些好奇。



上了坡，就是大街。

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耸立在面前。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十分肮脏了，房檐极低，窗户是凸出在墙外的。

从外观看，你会感觉里面地方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屋子，特别拥挤。

像轮船的码头一样，到处都是人，大家好似都在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冲来冲去，孩子们就像一群偷食的麻雀窜来跳去，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异常难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里面的水混混的、五颜六色，也泡着布。

墙角的一个矮得几乎贴了地的房间里，炉火烧得正旺，锅里什么东西煮沸了，在咕嘟嘟地响着，一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嘴里叫着些稀奇古怪的词儿：

“紫檀——品红——硫酸盐……”

二

从此，一种沉重的、难以形容的奇异生活开始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奔流向前。如今回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努力想或许是我记错了，不是真的，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那是一段由一个天才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的悲惨故事，离奇而且黑暗的生活中充满了残酷的事情太多了，

我仅仅不是在讲自己，我讲的那个狭小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景象，是一般的俄国人曾经有过，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

外公家中充满了恨，大人之间的一切全是用仇恨联系起来的，就连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后来从外婆那儿我才知道，母亲来时，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要求外公分家。

母亲带着我突然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矛盾更激化了。

他们很怕母亲向外公讨回她本应得到的那份嫁妆。因为母亲不遵父命而结婚，所以那份嫁妆被扣下了。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当归他们两人所有。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情，例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等，他们打翻了天。

我们来后没几天，在厨房里吃饭的时候就引发了一场争吵。

忽然之间，两个舅舅都站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外公大喊，狗叫般地龇出了牙、抖着毛哀号。

外公则用饭勺敲打着桌子，满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似地大叫道：



“全给我滚出去讨饭!”

外婆痛苦地说道:

“行啦,老爷子,都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闹!”

“你给我闭嘴,全是你惯坏的!”外公个头虽小,叫喊的声音却出奇地高,震耳欲聋的。

我的母亲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一声不响。

这时,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重重的清脆的一个耳光。

弟弟上前捉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打成了一团,喘息着、叫骂着、呻吟着。

孩子们都吓得大哭起来。

挺着大肚子的娜塔利娅舅妈拼命地喊着、劝着,我母亲愣是用两臂拥着把她给拉到外面去了。

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叶芙格妮娅将孩子们赶出了厨房。

现在舅舅们都给制服了:伊凡,一个年青力壮的学徒工,大家都叫他茨冈,他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而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个秃顶的大胡子,心平气和地拿手巾捆住他的两只手。

舅舅伸长脖子呼呼地喘着气,给紧紧地压在地板上,胡子都扎进了地板缝里。

外公捶胸顿足围着桌子跑来跑去,哭号道:

“你们可都是亲兄弟啊!天地不容的东西!”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炉顶上,我既好奇又害怕,目睹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外婆用铜盆里的水帮雅可夫舅舅洗净脸上的血迹,她哭着,气得直跺脚。外婆痛心地说道:

“野种们,也该清醒清醒了!”

外公将撕破的衬衫搭到肩膀上,冲着外婆大叫:

“看看你养的这群畜生!老太婆。”

雅可夫舅舅走了以后,外婆躲进了角落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号啕大哭起来:

“圣母啊,求求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外公立在她跟前发着呆,看看一屋的狼藉,低声说:

“孩子他妈,你可小心点,当心他们欺负瓦尔瓦拉……”

“啊,上帝保佑,快点把衬衫给我,我给你缝缝……”

她的个头比外公高,拥抱外公时,外公的脑袋靠到了她的肩上。

“哎,看样子,咱们分家吧,他妈……”

“那就分吧,他爸!”

他俩轻声细语地说了许久,但到最后,外公则又像公鸡打鸣似地尖声尖气地